

信息侦探 悬疑系列

无辜者的微笑

The Innocent

[美] 泰勒·史蒂文斯 / 著 于海生 / 译

TAYLOR STEVENS

你永远找不回一个想迷路的人

你屈从于已存在的黑暗，
而我屈从于尚未存在的黎明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无辜者的微笑

泰勒·史蒂文斯 著

于海生 译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辜者的微笑/(美)泰勒·史蒂文斯著;于海生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354-7660-9

I. ①无… II. ①泰… ②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382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7-2013-236

THE INNOCENT

Copyright©2011 by Taylor Stevens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rown Publishers,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特约监制:马利敏 李明佳

责任编辑:吴双 周扬

营销编辑:付志宏 邵鑫鑫 信莹超 李广娇

责任印制:张伟明 张馨斤

图书策划:王俊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胡玉冰

责任校对:王耀荣

出版: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10-8367023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11

版次: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260千字

定价:36.8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010-83670231进行调换)

楔子

她蹲伏着移动，牙齿咬住刀刃，四肢完全与地面接触。她竖起脑袋聆听，然后继续移动，穿过矮树丛，从那具尸体赤裸的双脚旁边绕过去。

光线就像变戏法一样，在丛林地面洒下层层阴影，异常的寂静取代了树冠的聒噪和喧嚣，仿佛自然界在目击暴力之际，也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空气中传来的低语声让她暂停下来，她警觉地留心身后的动静。

他们并不笨，他们一直都在十分小心地悄悄跟踪。

她转换了方向，准备在他们来到时直接面对他们。

他们一定会来的。

想到这一点，让她的肾上腺素迅速激增，一种欣悦感随之而来。

两个身影从绿色的树丛中出现了，穿着劣质的迷彩服和胶鞋，没有携带枪支，只有匕首。他们健步而来，转着圈子四处搜索，嗜血的欲望让双眼发亮，他们咬牙切齿，不时地像饿狼一样发出低吼声。

他们希望她死，所以他们必须死。

她深吸了一口气，集中注意力，暗自评估威胁的强度。意识感一波一波地涌来，野性的本能使她能够像雷达一样清晰地捕捉到周围的风吹草动。她很快弄清楚了他们的弱点，便冲上前去，发动了第一次攻击。

手起刀落。

一声尖叫划破了寂静。

第一个被攻击者失去平衡并栽倒在地，她敏捷地转身，在推开他的身体的同时，借助那股反作用力猛然扑向第二个人。

他掉头想要躲开袭击，扭转的脖子碰上了她如闪电般划过的利刃。

他倒下了。

她像鹰一样蹲伏在地上，不加停顿地去处理第一个对手。伸手扳住他的头，刀在脖子上倏然一划，动作迅速地割断了肌腱。

这场搏斗只持续了几秒钟，杀戮在寂静中结束了。她站在两具尸体旁边，她能够听见自己剧烈的心跳声，在经过片刻的踌躇之后，她咒骂了一句——整个过程发生得太快，也太容易了。

她的内心泛起了对于她的那种生存技能的痛恨，那是让她所向披靡的技能，是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死亡的技能。

她蹲下来，第一次开始注视着最靠近她的那个敌人的面孔。那种熟识的感觉突然攫住了她的心。她不由得朝那具尸体俯下身来。

他睁着绿色的眼睛。他有一头金发，他的脸是那样熟悉而亲切。

她的内心响起了一个声音：啊，不，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

虽然他已经咽了气，那双眼睛却透射出令人揪心的责备的神情。她惊恐地说不出话来，目瞪口呆地看着生命的液体从他的脖子里汩汩而出，把皮肤染上了深红色。

她无法呼吸。头晕目眩。感到窒息。恶心作呕。

她找回了呼吸。空气渗入奄奄一息的肺部，她从灵魂深处发出一声尖叫，这叫声撕裂了她的声带，粉碎了周围的幽寂，就像一群不停扇动翅膀的鸟儿一样穿越树冠而出。

她的头向上扬起，伴随着那种仍未息止、混合着愤怒和痛苦的原始尖

叫，她睁开眼睛。她面对的不是丛林顶部，而是她的卧室天花板，粉刷的表面有各种曼妙的花纹，点染着自窗口进入的黎明色彩。

瓦内萨·芒罗大口喘息着。房间里的窗帘轻微地簌簌抖动。城里的伊斯兰教叫拜楼钟塔发出晨祷的召唤，她的手仍抓着一把匕首的刀柄，另一端深深插进了那个特大号床垫的一侧。

她清醒过来，就像被蝎子咬了一下似的放开那把匕首，同时从床上跳下来。

她凝视着眼前的景象。

匕首的刀刃袭击过两次，无声地见证着越来越凶险的噩梦。床单被汗水浸湿了。她盯着她的无袖T恤衫和半短裤。它们都湿透了。而且，诺亚，他若非一大早就离家去上班了，早就死翘翘了。

目录

CONTENTS

楔子 / 1

第一部 隐喻的孤独 / 1

第二部 恐惧和爱 / 29

第三部 总有一双眼睛 / 83

第四部 和疯子不同 / 145

第五部 这是我的选择 / 207

第六部 爱即是奖赏 / 271

第一部

隐喻的孤独

在世界其他地方，人在拥挤中，出生、活着死去

1 匕首

摩洛哥，卡萨布兰卡

人群终于开始向前移动。

他拎起那只粗呢背包，把背包带挎在肩膀上。他感到浑身酸痛而且恶心，一只脚有意识地放在另一脚前面，随时准备继续移动。他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终于逃离了一场横跨大西洋的机舱内的囚禁，然后穿过过道，走出机舱，顺着飞机跑道前行，准备通过撒满阳光的卡萨布兰卡穆罕默德五世机场大楼——他需要让自己放松下来。

在来到这里之前，他几乎三天没合眼，这三天看似短暂，却又那样漫长，那是因为在那个凌晨，他毫无提防地接到了一个电话，它带来了他期待已久的消息。他当时置身于黑暗中，一动不动地坐在床沿上，搜索着解决问题的各种可能性，直到最终确定，他实际上只有一个选择，于是他再次拿起听筒，往摩洛哥打了电话。

“我需要你帮我个忙。”

他没说别的。没有开场白，没有解释，只有请求。

“告诉我吧。”她说。

“我去找你。”

就这些。没有说再见，仅仅通过电话线，通过他的只言片语，以及在夜里这个时间的低声通话，就能够感觉到他那没有说出的恐惧。他放下电话，手心出汗，手在颤抖，他坐到电脑前，订购了机票。

那件事很特殊，他需要芒罗的帮忙，并为此绕了半个地球。

现在，他一边不假思索地随着人群移动，一边不停地回顾那个恳求帮助的字眼；那个自他接到电话以来，就在脑海中一再地回响、仿佛处于无休止的循环状态的字眼。

他放慢了脚步。他站在一块平板玻璃前面，凝视着远处那条光秃秃的跑道，他身后的人从他旁边匆匆地走过去。

就算他尝试过那样做，他也不可能计算出在年轻时到过的机场和火车站的数量，以及所有的签证戳记和没完没了的移动状态，作为曾经跟随信仰宗教的父母走遍世界各地、并与一群坐经济舱的流浪汉构成的乌合之众同行的八个兄弟姐妹当中的一个，所有这些经历，都足以诠释他那纷繁芜杂的人生。

他面对着玻璃窗，低声说着他的名字，那个名字甚至在他自己听起来，都显得那样奇特。那个低沉柔和的声音，让他想起了把他带到这里的过去，那个无论经过多久——以及不管如何努力地试图把它埋藏起来——都永远无法将其忘却的过去。

利比·高斯帕·罗根。

他的名字是罗根。只是罗根。永远都是罗根。而且对于极少数知道他的全名的人，他会将其归咎于嗑药和嬉皮士经历，这要比试图解释大多数人永远不能够理解的那段经历容易得多。

他是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才来到这里的，他必须找到那个能够理解他的人，那个能够永远帮助他守护过去的秘密的人——如果她愿意配合他的话。他需要她的帮助，需要她答应他的请求，而且他此行并未带着某种可以用来交易的东西，他就像一个乞丐那样两手空空地来到了这里，因为他

手里捏着的那顶帽子唯一可以提供的东西，只是他们密切的关系，以及对于她可能会予以拒绝的潜在的恐惧。

当乘客和航空公司机组人员拖着行李顺着大厅走出去时，他的眼睛跟着变得越来越稀疏的人流，脚步再次开始跟着移动。

他通过了海关过境检查，来到了等候区，并在外面的人海中搜索她的踪影。他的目光有一两次掠过了她，最后才发现她双臂交叉地靠在一根圆柱上，她脸上挂着的微笑表明，她这会儿一直都在看着他。

瓦内萨·迈克尔·芒罗。最好的朋友。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能够拯救他的命运的人。

她的样子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是八个月前，那个从非洲西岸返回的久经沙场的女人，她现在几乎叫人认不出了：一袭飘逸的长裤，围着精美的头巾，身上的一切都变得那样温婉可人，充满女性的特质，和他预期的情形大相径庭。但是既然看见她，他的心中就再度燃起了希望。

他站在原地，而她离开那根柱子朝这边走来，脸上挂着抹不去的微笑，动作敏捷地从人群之间穿过，在走到他的面前时，她那灰色的眼睛始终没有中断与他目光的接触。

接着，她用那种超大幅度的动作——如果他换成是别人，对方此举就可能意味着他会被打断鼻梁——伸出手去，弄乱了他的一头金发，并且无忧无虑地大笑起来，这表明，她因为见到他而感到由衷的快乐。于是，他最近几天在内心深处不断进行的那种“彩排”以及由此产生的压力，很快被一种希望的可能性所取代。罗根紧紧地给了她一个熊抱，她装模作样地试图逃离；他把她旋转了整整一圈，当他最终松开手时，他们之间出现了一秒钟尴尬的沉默，她再次弄乱了他的头发。

“天哪，罗根，”她说，“看看你的表情吧，你好像是来向我求婚的。”

他伸出手，稍微捋顺了蓬乱的头发，情不自禁地咧开嘴笑着说，“也许有一天我会的。”

“你应该抓住这样的机会，”她干巴巴地说，然后朝他那挎着背包的肩膀轻轻地打了一拳，“你就带了这个？”

他点点头，脸上依然挂着那种憨笑。

她微笑起来，挽住他的胳膊，靠着他的肩膀，几乎和他一样高，一边带他远离人群，一边说，“见到你真好。”

她那轻快的声音，她触摸他的不寻常的热情，让他迟疑了一下，当他们仍旧彼此挽着胳膊时，他转过身来，注视着她的眼睛。她露齿而笑，调皮地捏了一下他的肱二头肌，进而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你饿不饿？”她问，“我们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行程。”

“我在飞机上吃过了。”他说，然后感到困惑地踌躇了一下。“到卡萨布兰卡市区大概还要多久？”

“不是卡萨布兰卡，”她说，“是丹吉尔。”

他最后一次见到的摩洛哥地图显示，丹吉尔是在东北方向，距离这里将近 200 英里。他想知道原因。“你和诺亚分手了？”他问。

芒罗耸耸肩，略微转过身来，她在开口时身体向后退了一步，并再次对他露出微笑，罗根从那种微笑中，瞥见了这五六年来仿佛从未从她脸上消失的那种奇特而明显的困惑之情。

“很难用分手这样的词来描述那种从来不会有结果的东西，”她说，“但是，没有，情况没有改变，我们仍然在一起。”

她又一次微笑起来，转身和他并肩朝前走着，此时，罗根心头的负担变得益发沉重起来。

从她的表情当中，他能够理解她没有说出的东西，他竭力保持沉着镇静，避免流露出洞悉实情的惊奇之色。他和她步调一致地行进，顺着光滑的地板走下台阶，准备去坐开往那座城市的列车。

罗根说，“为什么要去丹吉尔？”

“我喜欢那里。”她说。

她不动声色地脱口而出。不含幽默，没有热情；这是她避免直接说出“不关你的事”的一种特殊而又典型的方式，所以他索性暂时听之任之。他会通过其他途径，探究在这种微笑背后的伤害程度，从另一个方向去了解内情，因为不管作为朋友还是求助者，他都必须知道，自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请求她的帮助，那个情感车辆的底盘是否足够坚实，受损的程度究竟有多大。

他们到达了本地的卡萨·弗瓦亚斯火车站，芒罗领着他穿过有着高穹顶的凉爽的车站大厅，来到售票柜台跟前，她在购票时换成了一口阿拉伯语。

罗根把钱包递给她，被她推回来。“我来买，”她说，“这点儿钱不会让我破产的。”

她一手拿着票，另一只手扯着他的手，从干净整洁的大厅走到外面，走到车站隧道口及其混乱的轨道矩阵那里，坐上了将把他们带到北方的列车。当车厢晃动了一下，火车开始慢慢驶出车站时，他们正在通过道，走向一等车厢。

罗根暂停了一下，就像他在过去几年多次做过的那样，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月台变得越来越远。铁轨、墙壁和城市建筑物开始模糊，接着他转过身来，走进芒罗已经步入的那节有六个空座位的卧铺车厢。

她坐在车窗旁边，头向后仰着，闭上了眼睛。他把那个背包扔到指定座位上，在她的对面坐下来。她把眼睛睁开一条缝，挺直了身体，把她的腿伸过过道，两只脚放在他的膝盖之间。

罗根说，“你知道的，我本来可以飞到丹吉尔，这样也省上了你专门跑一趟。”

她点点头。“但我想要有和你单独相处的时间。”她说。

他踌躇了一下，很想问“为什么”，但没有说出口。

她已经给了他一个开场白，向他提供了表明来意、亲口说出他飞越大

西洋的目的的机会，但他不能。现在不能。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对她开口。他需要时间考虑。

芒罗稍作停顿。这是短暂的踌躇，却足以使他意识到，她已经发出了通知。她知道他想利用这个开场白，并且愿意配合他。

“诺亚现在就在那儿，”她接着说，“他忧虑，吃醋。”她掉转目光看着他。“我本来不想马上告诉你这一点。”

“难道他不知道我是同性恋？”

她夸张地笑起来，皱了皱鼻子。“他知道。但他也知道我爱你。”

“所以就把我当成了一个威胁？”罗根说。

她点点头。

他叹了口气。

他的到来倘被视为威胁，很可能另有原因。在理想的情况下，罗根会询问得更加详细，而对方也会告诉他；他们的谈话将像多年的密友之间那样顺利进行。可是，目前的状态并不理想，与理想状态一点儿也不贴边。

他们再次随意聊天，然后逐渐陷入沉默，因为她就在自己的眼前，这给罗根带来了平静感，再加上车轮在轨道上有节奏的摩擦声，以及受到几乎三天不曾合眼的影响，让他渐渐进入一种接近于睡眠的状态。

一种轻微的金属碰撞声逐渐让他清醒过来。根据太阳的位置，已经过去了几个钟头。他茫然而又困惑地转向芒罗。她再次面带微笑，那是一种他熟悉的奇特的微笑。只见她将两把匕首在手掌里旋转摆弄着，又把刀刃压在指尖上，而且眼睛始终看着他。

罗根暗暗咒骂了一句，尽量让自己不去盯着匕首，并且说，“你带着这种东西有一段时间了吧？”

她点点头，目光仍旧看着他，仍是笑眯眯的样子，同时继续摆弄匕首的钢刃。

罗根把头仰到后面，闭上了眼睛——这是他摆脱在这种状况下见到她

而感到痛苦的方式。匕首以及它们所象征的一切，充分说明了她的状况有多么糟糕。

当他们抵达丹吉尔——摩洛哥通向欧洲的门户——的时候，天已经变黑了。丹吉尔威尔火车站是铁路线的末端，而这个有着整洁、光亮的大厅的火车站，是其自身通向那些生气勃勃、浸润着非洲北部海岸潮湿空气的夜间街道的门户。

他们离目的地——东部的马拉巴塔郊区——是那样接近，以至于完全可以步行，但芒罗并没有像罗根所预期的那样以步代车，而是叫来了一辆微型出租车。在火车站附近霓虹灯的光线中，她和那个司机以开玩笑的口吻商量价格，罗根从她急切的姿态中察觉到了她的焦虑感。

行程不过几分钟，车辆停在一个面对海洋的三层建筑物前面。就像罗根在途中见到的大多数公寓楼一样，那个公寓楼是粉刷的堆叠式结构，最上面有一个平屋顶，他知道，它通常也是建筑内部生活空间的一部分。

他从出租车里走下来，嗅着略带咸味的微风。在距离建筑物入口不远处的路边，停靠着一辆黑色宝马车，当芒罗看见它时，轻声地咒骂了一句。

“他已经在这里了。”她说。

罗根把背包带挂到肩膀上。“不管怎样，我想见见他。”他说。

她盯着那辆汽车，过了好一会儿，才从前门走进去，罗根紧随其后。

入口处台阶通向铺着瓷砖的夹层地板，这增加了他们迈出的步数，接着，他们再次经过半块地板走上楼梯，停在那个楼梯平台面对的唯一一个公寓房间前面。芒罗旋转了一下钥匙，推开那扇特大号的房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内景幽深而又布置简单的客厅。

“到家了。”她作了一个舒展的手势夸张地说，听到这个玩笑，罗根笑了起来。

在摩洛哥的六个月，她在多个城市逗留过。对于她来说，从来就没有

任何类似于家的永居之所。

公寓里安静而幽暗，高高的天花板和花纹地板增加了静寂感，一丝微风通过打开的窗口吹拂着薄纱窗帘。从大厅里传来脚步声，罗根循声转过身来，诺亚走进了客厅。

诺亚·约翰逊，一个由摩洛哥人养大的美国人，在芒罗上次执行任务期间与其偶然相遇，而那次相遇，最终使她再度——而且可能是永远——离开美国。

虽然罗根从照片和谈话中知道了这个男人的很多情况，但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他本人，而且很显然，他知道为什么芒罗那样喜欢他。他身高六英尺多，有着一头黑发和白皙的皮肤，以及一个攀岩运动员的体魄。

诺亚以熟练而又温柔的姿态将芒罗拉向自己，轻吻了她的额头，随即向罗根伸出手表示欢迎。

芒罗充当了诺亚一般水平的英语和罗根笨拙的法语之间的翻译，在这种轻松的交流中，罗根感觉到他们的亲密感当中的裂痕。当他现在站在那里，通过芒罗与对方闲聊时，他很想知道，如果他是站在诺亚的立场上，眼巴巴地看着心爱的女人在情感上对他若即若离，一面担心她很快就会离开，一面还要向那个他怀疑导致了这一结果的男人伸出友谊之手，那必然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芒罗回吻了诺亚，轻声地说，“我带罗根转一转。我 20 分钟后回来，”说完，她就拉起罗根的手，领着他朝走廊方向走去。

三间卧室和两间浴室，占据了这一层公寓的绝大部分空间，在厨房后面的一个窄楼梯，通向楼顶的洗衣房和工作区。就像罗根居住过的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地方一样，这个公寓楼简陋而质朴，厨房和浴室只有最基本的设备，从总体上说，这个公寓套房甚至缺少美国低收入家庭的许多常规设施。

简短的参观止于客人卧室，当芒罗向罗根展示了为数不多的他需要知

道的东西以后，她就离开了，去换上晚间穿的衣服。

他关掉了灯，在黑暗中，把他的背包放在椅子上。

房间笼罩在深夜的宁静中，他在安静中感到了一种平和。独自待在昏暗中，他能够静下心来思考；他能够酝酿和计划，琢磨如何从转眼之间，就增大了一倍的困境中找到出路。

他来到摩洛哥的意图，无非是请求芒罗的帮助，得到一个是否的答案，但在得到这个答案之前，不得不跳过的一系列复杂的铁圈让他犯难。

从大厅对面传来自来水的流动声，在路灯映射的光芒中，他坐在床上，胳膊肘放在膝盖上，有条不紊地让自己保持平静；等待着。

卧室房门下的一束光影，先于脚步声而宣布了她的到来。罗根躺回到床上，双手枕在脑后，准备面对一秒钟后的敲门声。

她的剪影极富魅力，宽松而寻常的衣服换成了一件将身体紧绷住的短外衣，它突出了一个颀长而瘦削、具有些微男性化特征的身材，释放出迷人的气息。穿着高跟鞋的她，比诺亚至少高一英寸，他们走在一起，在视觉上会构成令人震撼的一对。

她拥抱他一下，将一把房门钥匙放到他的手掌中，就离开了。

前门砰地响了一声，罗根从床上爬起来，从窗口向外看去，他看到那辆宝马车驶离了路边。他等待了很长时间，直到确信他们不会因为遗忘什么东西而掉头回来，才走向他在那里看到有一部电话的客厅。